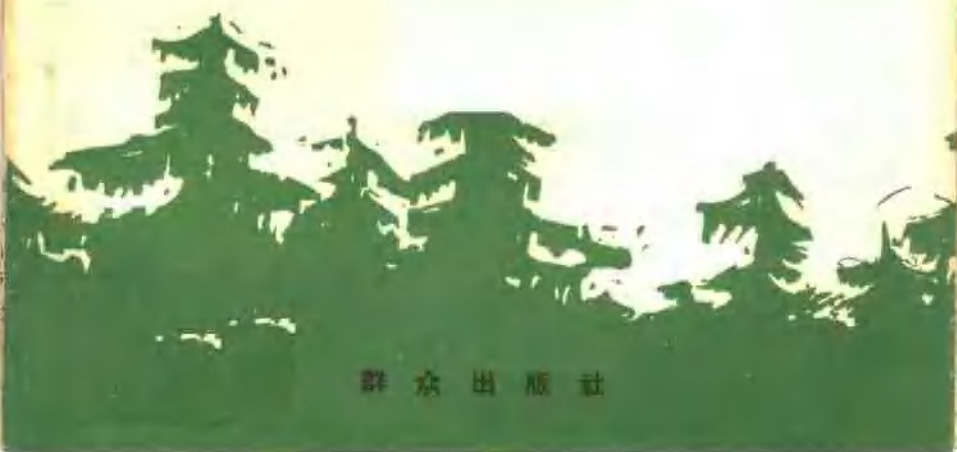


怀念

李 謙 祥 著



群 众 出 版 社

群众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交民巷1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书号(2)141(文)90 开本 $787 \times 1092 \frac{1}{32}$ 印张 $1 \frac{1}{2}$

1961年5月第1版 1961年5月第1次印刷

字数27千字 印数0001—5000册

定价(5)0.16元

目 次

序、歌.....	1
一、苦难的岁月.....	3
二、愤怒的火焰.....	13
三、战斗的日子.....	20
四、光辉的青春.....	32



序 歌

西山岭呀高又高，
山尖插在九霄霄，
歌声飞进云霄里，
山上山下红旗飘。

红旗飘处闪银鎗，
泉水汗水浇幼苗，
人民警察发誓愿，
要叫那秃岭起松涛。

汗水多啊！
歌声响，

樹苗青啊！

紅旗高。

山腰有片青草地，

一顆紅星閃光耀，

邢傳祿滅火事迹永不忘，

烈士的紅心還在燃燒……



一、苦难的岁月

邢家庄

东山树儿枯，
西山草儿黄。
小溪流水嘩嘩响，
流进邢家庄。

邢家庄百姓苦，
富人少来穷人多。
穷人收下好庄稼，
一袋一袋扛到财主家。

黃連樹上吊苦胆，
穷人抱着肚皮干瞪眼。
穷人为啥这样苦？
庄里住着个恶老虎。

周老虎呀狠心腸，
騎在穷人脖子上。
三天催租两天要賬，
不管穷人苦难當。

海水寬，江水長，
哪家不欠周家的賬。
父母累死兒接上，
賣了兒女來頂賬。

烟洞洞冒烟飛滿天，
周家一手遮了天。
邢家庄變成閻王殿，
刮風下雨聽他便。

逼 債

山洼洼住着兩家人，
一家姓李，一家姓邢。
邢老漢無女有一男，

名叫傳祿整十三。

羊羔落地咩咩叫，
傳祿虽小啥事都知道。
知道爹娘受人欺，
知道爹娘愁米又愁衣。

房檐流水一炷香，
傳祿两眼泪汪汪。
小手拉住爹娘手，
来給二老解心愁。

爹爹媽媽別发愁，
儿长大了能頂一头牛！
賺下錢来买成布，
給爹媽換件新衣服。

山阳坡坡种綠豆，
傳祿他是爹媽連心肉。
破布衫衫一溜溜扣，
他是爹媽骨头上肉。

四十个冬天，四十年苦，
媽媽給周家当奶母。
吃猪食，喂人奶，

活活的把媽媽折磨死。

鵝毛大雪滿天飛，
狗腿王麻子上了門。
一條毒蛇地下盤，
麻子皮鞭手上纏。

摔了鍋，打了碗，
逼着爹爹把債還。
好話說了千千万，
也打不勁麻子鉄心肝。

五更天呀剛發亮，
邢老汉吊在二梁上。
誰逼他走了這條路？！
問一問老天爷你知道不知道？！

颼姿颼姿刮西風，
王麻子二次催債逼上門。
周家逼死大人拉娃娃，
邢家人落得个光跣跣。

海里漂着无根草，
停祿还是根嫩苗苗。
什么时候債还清，

除非后代絕子孙。

沒头长工

魚活水呀树活根，
沒爹沒娘苦伶仃。
傳祿自小进了周家門，
口含黃連渡寒冬。

十冬腊月大冷天，
傳祿破衣不抵寒。
手拿一根赶羊鞭，
呆呆地站在雪山間。

开襠褲子，張嘴鞋，
小臉冻得像茄子皮。
趴在羊背上暖暖臉，
只有羊儿才疼俺。

三九天呀風颼颼，
傳祿睡在雪里头。
風吹雪花翻白浪，
一层一层压在他身上。

十年他累得沒直腰，

落得浑身千条皮鞭印。
十三岁累到二十三，
肩上磨起两座山。

山上的石头往下抛，
周老虎把傅禄害苦了。
小伙子得了伤寒病，
周家把他推出门。

摇钱树摇了个光，
叶儿落，
枝儿弯，
周家连根砍……

俩心愿

李家的闺女叫秀花，
前庄后庄谁都夸，
水汪汪的大眼黑头发，
会劳动会持家。

黄芥菜开花金点点，
秀花妹妹好心眼，
自从傅禄病回家，
求医做飯照顾他。

楊柳生枝，枝連枝，
蝴蝶飞舞翅挨翅，
桃枝接到梨樹上，
找对象要找个好心腸人。

“山上开了千朵花，
俺沒有一朵相上他。
世上的人儿有多少，
俺只看那傳祿好。

俺爱他是个受苦汉，
俺疼他一个人像只孤雁。
俺不嫌他穷的无房地，
人好不管那穿和戴。”

“花中牡丹叶中兰，
人里头数秀花你占先。
五谷里数着高粱紅，
你是那心腸最好的人。”

石榴結子心連心，
一根綫拴了两顆心。
紅牡丹开花一盆盆火，
傳祿和秀花很相好。

走亲戚

白云雀雀天上飞，
秀花出門走亲戚。
爬了个坡，拐了弯，
累的秀花直气喘。

天上的烏鴉繞山飞，
山坡上下来了周老虎。
山腰碰上小秀花，
周老虎又把兽性发。

秀花低头往上走，
周老虎要賴拦路口。
山高草深道儿窄，
羊腸小道躲不开。

周老虎呀不要臉，
开口就把乖乖叫，
秀花气的跺脚罵，
心儿急得一勁跳。

懶蛤蟆想吃天鵝肉，
纏住秀花不让走。

东拉筐，西拉手，
气的秀花咬破狗指头。

平地黑風起，
周老虎大发狗脾气：
“丫头片子你住嘴，
不随老爷你倒楣。

放着銀錢你不花，
偏跟穷小子胡勾搭！
老鹰展翅把母鸡抓，
你随老爷还是随他？”

山溝一陷万丈深，
旧社会呀黑沉沉。
刀光劍影人吃人，
穷家儿女难生存。

秀花心焦往回行，
三步两步跨进門。
心儿突突跳不停，
见了傅祿說分明。

鍋里炒豆，豆花花蹦，
气得傅祿手发抖。

順手抓起把切菜刀，
推开屋門往外跑。

菜刀月下閃白光，
傳祿怒火几丈高。
仇恨結成一座山，
傳祿一步竄出門……

大門关，二門上，
秀花忙把傳祿推回房，
“老虎口里你搶碎骨，
只有死來不能活。

天涯海角去找亲人吧！
去把那冤屈訴一訴。
秋天太陽淡，黑夜銀河暗，
傳祿哥哥你過東岸。

江水濤濤向東流，
傳祿哥哥你別回頭。
朝着東方一直走，
有朝一日定會把仇報。”



二、憤怒的火焰

傳祿回來了

千里迢迢隔山河，
傳祿爬山涉水把親人找。
天邊的紅雲朵朵飄，
傳祿把親人找到了。

傳祿參加了解放軍，
渾身上下換了個新。
肩上扛着三八槍，
仨月練成個鋼鐵漢。

太阳落山一杆杆高，
哈叭狗儿朝山咬。
号声响，红旗飘，
解放军浩浩荡荡开来了。

黄军帽，红五星，
傅祿爵爵把路领。
风吹红旗哗啦啦响，
解放大军开进那家庄。

阴凉退尽阳光照，
山坡上姑娘在喊叫：
“大爷大叔李大媽，
傅祿哥哥回来啦！”

鞭炮声一阵响，
傅祿圍在人中央，
張大伯圍长又問短。
摸着他胸前的紅奖章。

榆树上歇的一群鳥，
唧唧喳喳連声叫，
几張嘴問来一張嘴答，
几双手又把傅祿一双手拉。